

水浒传

【下】

百家
汇评本

施耐庵著

郭皓政辑评

陈文新审订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长江文艺出版社

水浒传

【百家汇评本】（下）

施耐庵 著
郭皓政 辑评
陈文新 审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家汇评本《水浒传》/施耐庵著,郭皓政辑评,陈文新审订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5354-3495-1

I. 百… II. ①施…②郭…③陈…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0563 号

策 划:韩 敏

责任编辑:何 海 曾 莉

责任校对:刘惠玲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50 毫米 1/16 印张:58.625 插页:6

版次: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952 千字 印数:1—8000 套

定价:69.80 元(上、下)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引 首	1
第 一 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3
第 二 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9
第 三 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23
第 四 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31
第 五 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42
第 六 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50
第 七 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57
第 八 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65
第 九 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71
第 十 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79
第 十 一 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85
第 十 二 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92
第 十 三 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98
第 十 四 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104
第 十 五 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110
第 十 六 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117
第 十 七 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126
第 十 八 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135
第 十 九 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143
第 二 十 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151
第 二 十 一 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160
第 二 十 二 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全义释宋公明	169
第 二 十 三 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176
第 二 十 四 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184
第 二 十 五 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202
第 二 十 六 回 偷骨殖何九叔送丧 供人头武二郎设祭	209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	219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225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231
第三十回	施恩三人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237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245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253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264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271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280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289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大闹浔阳江	296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305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314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325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332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341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349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359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368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	379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387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396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402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411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418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426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434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443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451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458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465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473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480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488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滩	496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505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515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522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529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536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543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551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559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565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571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闹东京	579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586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593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	601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	606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614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621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627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633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	643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651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659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667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675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683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689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695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703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镇燕青遇故	710
第九十一回	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	716
第九十二回	振军威小李广神箭 打盖郡智多星密筹	722
第九十三回	李逵梦闹天池 宋江兵分两路	728
第九十四回	关胜义降三将 李逵莽陷众人	733
第九十五回	宋公明忠感后土 乔道清术败宋兵	740
第九十六回	幻魔君术窘五龙山 入云龙兵围百谷岭	745
第九十七回	陈瑾谏官升安抚 琼英处女做先锋	749
第九十八回	张清缘配琼英 吴用计鸩陂梨	754
第九十九回	花和尚解脱缘缠井 混江龙水灌太原城	763
第一百回	张清琼英双建功 陈瑾宋江同奏捷	769

第一百一回	· 谋坟地阴险产逆 蹈春阳妖艳生奸	775
第一百二回	· 王庆因奸吃官司 龚端被打师军犯	780
第一百三回	· 张管营因妾弟丧身 范节级为表兄医脸	786
第一百四回	·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 房山寨双并旧强人	792
第一百五回	· 宋公明避暑疗军兵 乔道清回风烧贼寇	798
第一百六回	· 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军汨没破坚城	803
第一百七回	· 宋江大胜纪山军 朱武打破六花阵	808
第一百八回	· 乔道清兴雾取城 小旋风藏炮击贼	813
第一百九回	· 王庆渡江被捉 宋江剿寇成功	821
第一百十回	· 燕青秋林渡射雁 宋江东京城献俘	829
第一百十一回	·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838
第一百十二回	·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846
第一百十三回	·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853
第一百十四回	·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861
第一百十五回	·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869
第一百十六回	·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877
第一百十七回	·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884
第一百十八回	·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892
第一百十九回	·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902
第一百二十回	·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913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话说这卢俊义虽是了得，却不会水，被浪里白跳张顺排翻了船，倒撞下水去。张顺却在水底下拦腰抱住，又钻过对岸来，抢了朴刀。张顺把卢俊义直奔岸边来。早点起火把，有五六十人在那里等，接上岸来，团团围住，解了腰刀，尽脱下湿衣服，便要索绑缚。只见神行太保戴宗传令，高叫将来：“不得伤犯了卢员外贵体！”随即差人将一包袱锦衣绣袄与俊义穿着。八个小喽罗，抬过一乘轿来，扶卢员外上轿便行。只见远远地，早有二三十对红纱灯笼，照着一簇人马，动着鼓乐，前来迎接。为头宋江、吴用、公孙胜，后面都是众头领，一齐下马。卢俊义慌忙下轿。宋江先跪，后面众头领排排地都跪下。卢俊义亦跪下还礼道：“既被擒捉，愿求早死！”宋江大笑，说道：“且请员外上轿。”众人一齐上马，动着鼓乐，迎上三关，直到忠义堂前下马。请卢俊义到厅上，明晃晃地点着灯烛。宋江向前陪话道：“小可久闻员外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幸得拜识，大慰平生。却才众兄弟甚是冒渎，万乞恕罪。”吴用上前说道：“昨奉兄长之命，特令吴某亲诣门墙，以卖卦为由，赚员外上山，共聚大义，一同替天行道。”

宋江便请卢员外坐第一把交椅。卢俊义答礼道：“不才无识无能，误犯虎威，万死尚轻，何故相戏？”宋江陪笑道：“怎敢相戏。实慕员外威德，如饥如渴。万望不弃鄙处，为山寨之主，早晚共听严命。”卢俊义回说：“宁就死亡，实难从命。”吴用道：“来日却又商议。”当时置备酒食管待。卢俊义无计奈何，只得饮了几杯，小喽罗请去后堂歇了。

次日，宋江杀羊宰马，大排筵席，请出卢员外来赴席，再三再四，谦让在中间里坐了。酒至数巡，宋江起身把盏，陪话道：“夜来甚是冲撞，幸望宽恕。虽然山寨窄小，不堪歇马，员外可看‘忠义’二字之面，宋江情愿让位，休得推却。”卢俊义答道：“头领差矣！小可身无罪累，颇有些少家私。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宁死实难听从。”吴用并众头领一个个说，卢俊义越不肯落草。吴用道：“员外既然不肯，难道逼勒？只留得员外身，留不得员外心。只是众弟兄难得员外到此，既然不肯入伙，且请小寨略住数日，却送还宅。”卢俊义道：“小可在此不妨，只恐家中老小，不知这般的消息。”吴用道：“这事容易，先教李固送了

李戴赞曰：“燕青救主，已自难得。今之食君禄而不能为其主者，既不堪作奴。若石家三郎，固然拚命，乃竟以孤身独力从法场上救取卢生，非忠义包身，胆智双绝，何以有此哉？如两君者，真卓老所愿百拜为师者也。若夫依徊顾盼，算利害，即做天官，何能博李卓老一盼乎？”（《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容与堂刻本）

柴进千金，都是侠气；燕青两弩，都是义气；石秀一跳，都是正气。卢员外有此弟兄护持，其谁得而死之。（题李卓吾评《出像评点忠义水浒传全传》，袁无涯刻本）

写卢员外宁死不从数语，语语英雄员外。梁山泊有如此人，庶几差强人意耳。俗本悉遭改窜，对之使人气尽。

写宋江以“忠义”二字网罗员外，却被兜头一喝；既又以金银一盘诱之，却又被兜头一喝。遂令老奸一生权术，此书全部关节，至此一齐都尽也。呜呼！其才能以权术网罗众人者，固众人之魁也；其才能不为权术之所网罗如彼众人者，固亦众人之

魅也。卢员外之坐第二把交椅，诚宜也。乃其才能不为权术之所网罗，而终亦不如能以权术网罗众人者之更为奸雄。呜呼！不雄不奸，不奸不雄。然则卢员外即欲得坐第一交椅，又岂可得哉！

读俗本至小乙求乞，不胜笔墨疏略之疑。窃谓以彼其人，即何至无术自资，乃万不得已而且出于求乞？既读古本，而始流泪叹息也。嗟乎！员外不知小乙，小乙自知员外。夫员外不知小乙，故不知小乙也。若小乙而既已知员外矣；既已知员外，则更不能不知员外；更不能不知员外，即又以何辞弃员外而之他乎？或曰：人之感恩，为相知也。相知之为言我知彼，彼亦知我也。今者小乙自知员外，员外初不能知小乙，然则小乙又何感于员外而必恋恋不弃此而之他？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夫我之知人，是我之生平一片之心也，非将以为好也；其人而为我所知，是必其人自有其人之异常耳，而非有所赖于我也。若我知人，而望人亦知我，我将以知为之约乎？必人知我，而后我乃知人，我将以知为之报与？夫约之与报，是皆

车仗回去，员外迟去几日，却何妨？”吴用问道：“李都管，你的车仗货物都有么？”李固应道：“一些儿不少。”宋江叫取两个大银把与李固，两个小银打发当直的，那十个车脚，共与他白银十两。众人拜谢。卢俊义分付李固道：“我的苦，你都知了。你回家中，说与娘子不要忧心。我过三五日便回也。”李固只要脱身，满口应说：“但不妨事。”辞了便下忠义堂去。吴用随即起身说道：“员外宽心少坐，小生发送李都管下山，便来也。”

吴用只推发送李固，却先到金沙滩等候。少刻，李固和两个当直的，并车仗、头口、人伴都下山来。吴用将引五百小喽罗围在两边，坐在柳阴树下，便唤李固近前说道：“你的主人，已和我们商议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此乃未曾上山时，预先写下四句反诗在家里壁上。我教你们知道，壁上二十八个字，每一句包着一个字。‘芦花荡里一扁舟’，包个‘卢’字；‘俊杰那能此地游’，包个‘俊’字；‘义士手提三尺剑’，包个‘义’字；‘反时须斩逆臣头’，包个‘反’字。这四句诗，包藏‘卢俊义反’四字。今日上山，你们怎知？本待把你众人杀了，显得我梁山泊行短。今日放你们星夜自回去，休指望你主人回来！”李固等只顾下拜。吴用教把船送过渡口。一行人上路，奔回北京。正是：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更不回。

话分两处。不说李固等归家，且说吴用回到忠义堂上，再入酒席，用巧言说诱卢俊义，筵会直到二更方散。

次日，山寨里再排筵会庆贺，卢俊义说道：“感承众头领好意相留，只是小可度日如年，今日告辞。”宋江道：“小可不才，幸识员外，来日宋江体已聊备小酌，对面论心一会，勿请推却。”又过了一日。明日宋江请，后日吴用请，大后日公孙胜请。话休絮繁，三十余个上厅头领，每日轮一个做筵席。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早过一月有余。卢俊义寻思，又要告别。宋江道：“非是不留员外，争奈急急要回。来日忠义堂上，安排薄酒送行。”次日，宋江又体已送路，只见众头领都道：“俺哥哥敬员外十分，俺等众人当敬员外十二分！偏我哥哥筵席便吃，‘砖儿何厚，瓦儿何薄！’”李逵在内大叫道：“我舍着一条性命，直往北京请得你来，却不吃我弟兄们筵席，我和你眉尾相结，性命相扑！”吴学究大笑道：“不曾见这般请客的，甚是粗卤。员外休怪，见他众人薄意，再住几时。”不觉又过了四五日，卢俊义坚意要行。只见神机军师朱武，将引一班头领，直到忠义堂上开话道：“我等虽是以次弟兄，也曾与哥哥出气力，偏我们酒中藏着毒药？卢员外若是见怪，不肯吃我们的，我自不妨，只怕小兄弟们做出事来，悔之晚矣。”吴用起身便道：“你们都不要烦恼，我与你及员外，再住几时，有何不可。常言道：‘将酒劝人，终无恶意。’”卢俊义抑众人不过，只得又住了几日。——前后却

好三五十日。自离北京，是五月的话，不觉在梁山泊早过了两个多月。但见金风渐渐，玉露泠泠，又早是中秋节近。卢俊义思想归期，对宋江诉说。宋江见卢俊义思归苦切，便道：“这个容易，来日金沙滩送别。”卢俊义大喜。有诗为证：

一别家山岁月赊，寸心无日不思家。

此身恨不生双翼，欲借天风过水涯。

次日，还把旧时衣裳刀棒送还员外，一行众头领都送下山。宋江把一盘金银相送。卢俊义推道：“非是卢某说口，金帛钱财，家中颇有，但得到北京盘缠足矣。赐与之物，决不敢受。”宋江等众头领直送过金沙滩，作别自回，不在话下。

不说宋江回寨，只说卢俊义拽开脚步，星夜奔波，行了旬日，到得北京。日已薄暮，赶不入城，就在店中歇了一夜。次日早晨，卢俊义离了村店，飞奔入城。尚有一里多路，只见一人头巾破碎，衣裳蓝缕，看着卢俊义纳头便拜。卢俊义抬眼看时，却是浪子燕青，便问：“小乙，你怎地这般模样？”燕青道：“这里不是说话处。”卢俊义转过土墙侧首，细问缘故。燕青说道：“自从主人去后，不过半月，李固回来，对娘子说道：‘主人归顺了梁山泊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当时便去官司首告了。他已和娘子做了一路，嗔怪燕青违拗，将我赶逐出门。将一应衣服尽行夺了，赶出城外。更兼分付一应亲戚相识，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他便舍半个家私和他打官司，因此无人敢着小乙。在城中安不得身，只得来城外求乞度日，权在庵内安身。正要往梁山泊寻见主人，又不敢造次。若主人果自泊里来，可听小乙言语，再回梁山泊去，别做个商议。若入城中，必中圈套。”卢俊义喝道：“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你这厮休来放屁！”燕青又道：“主人脑后无眼，怎知就里？主人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娘子旧日和李固原有私情，今日推门相就，做了夫妻。主人若去，必遭毒手！”卢俊义大怒，喝骂燕青道：“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谁不识得？量李固有几颗头，敢做恁般勾当？莫不是你做出歹事来，今日倒来反说！我到家中问出虚实，必不和你干休！”燕青痛哭，拜倒地下，拖住主人衣服。卢俊义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来。

奔到城内，径入家中，只见大小主管都吃一惊。李固慌忙前来迎接，请到堂上，纳头便拜。卢俊义便问：“燕青安在？”李固答道：“主人且休问端的，一言难尽！只怕发怒，待歇息定了却说。”贾氏从屏风后哭将出来。卢俊义说道：“娘子休哭，且说燕小乙怎地来？”贾氏道：“丈夫且休问，慢慢地却说。”卢俊义心中疑虑，定死要问燕青来历。李固便道：“主人且请换了衣服，吃了早膳，那时诉说不迟。”一边安排饭食与卢员外吃。方才举箸，只听得前门后门喊声齐起，二三百个做公的

市井之道；以市井之道，施于相知之间，此乡党自好者之所不为也。况于小乙知员外者，身为小乙则其知员外也易；员外不知小乙者，身为员外则其知小乙也难。然则小乙今日之不忍去员外者，无他，亦以求为可知而已矣。大而后小乙知员外，员外亦知小乙：前乎此者为仆，后乎此者为兄弟，诚有以也。夫而后天下后世无不知员外者，即无不知小乙；员外立天罡之首，小乙即居天罡之尾，洵非诬也。不然，而自恃其一身技巧，不难舍此远去。嗟乎！自员外而外，茫茫天下，小乙不复知之矣。夫舍我心所最知之员外，而别事一不复可知之人，小乙而猪狗也者则出于此；小乙而非猪狗也，如之何其不至于求乞也？

自有《水浒传》至于今日，彼天下之人，又孰不以燕小乙哥为花拳绣腿、逢场笑乐之人乎哉！自我观之，仆本恨人，盖自有《水浒传》至于今日，殆曾未有人得知燕小乙哥者也。李后主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是燕小乙哥之为人也。

蔡福出得牢来，接连遇见三人，文势

层见迭出，使人应接不暇，固矣。乃吾读第一段燕青，不觉为之一哭失声，哀哉！奴而受恩于主，所谓主犹父也；奴而深知其主，则是奴犹友也。天下岂有子之于父而忍不然，友之于友而得不然也？与？哭竟，不免满引一大白。又读第二段李固，不觉为之怒发上指，有是哉！昔者主之生之，可谓至矣，尽矣；今之奴之杀之，亦复至矣，尽矣。古称恶人，名曰“穷奇”，言穷极变态，非心所料，岂非此奴之谓与？我欲唾之而恶污我颊，我欲杀之而恶污我刀。怒甚，又不免满引一大白。再读第三段柴进，不觉为之慷慨悲歌，增长义气。悲哉！壮哉！卢员外死，三十五人何必独生；卢员外生，三十五人何妨尽死。盖不惟黄金千两，同于草莽，实惟柴进一命，等于鸿毛。所谓不诺我，则请杀我，不能杀我，则请诺我，两言决也。感激之至，又不免满引一大白。或曰：然则当子之读是篇也，亦既大醉矣乎？笑曰：不然，是夜大寒，童子先睡，竟无处索酒，余未尝引一白也。

最先上梁山者，林武师也；最后上梁山者，卢员外也。林武

抡将入来。卢俊义惊得呆了，就被做公的绑了，一步一棍，直打到留守司来。

其时梁中书正坐公厅。左右两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七八十个，把卢俊义拿到当面。贾氏和李固也跪在侧边。厅上梁中书大喝道：“你这厮是北京本处百姓良民，如何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倒来里勾外连，要打北京！今被擒来，有何理说！”卢俊义道：“小人一时愚蠢，被梁山泊吴用假做卖卦先生来家，口出讹言，煽惑良心，掇赚到梁山泊，软监了两个多月。今日幸得脱身归家，并无歹意，望恩相明镜。”梁中书喝道：“如何说得过！你在梁山泊中，若不通情，如何住了许多时！现放着你的妻子并李固告状出首，怎地是虚？”李固道：“主人既到这里，招伏了罢。家中壁上现写下藏头反诗，便是老大的证见，不必多说。”贾氏道：“不是我们要害你，只怕你连累我。常言道：‘一人造反，九族全诛！’”卢俊义跪在厅下，叫起屈来。李固道：“主人不必叫屈，是真难灭，是假易除。早早招了，免致吃苦。”贾氏道：“丈夫，虚事难入公门，实事难以抵对。你若做出事来，送了我的性命。不奈有情皮肉，无情杖子。你便招了，也只吃得有数的官司。”李固上下都使了钱，张孔目厅上禀说道：“这个顽皮赖骨，不打如何肯招！”梁中书道：“说的是！”喝叫一声：“打！”左右公人把卢俊义捆翻在地，不由分说，打的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昏晕去了三四次。卢俊义打熬不过，仰天叹曰：“是我命中合当横死，我今屈招了罢！”张孔目当下取了招状，讨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钉了，押去大牢里监禁。府前府后看的人，都不忍见。当日推入牢门，吃了三十杀威棒，押到庭心内，跪在面前。狱子炕上坐着那个两院押牢节级，带管刽子，把手指道：“你认的我么？”卢俊义看了，不敢则声。那人是谁，有诗为证：

两院押牢称蔡福，堂堂仪表气凌云。

腰间紧系青鸾带，头上高悬垫角巾。

行刑问事人倾胆，使索施枷鬼断魂。

满郡夸称铁臂膊，杀人到处显精神。

这两院押狱兼充行刑刽子姓蔡名福，北京土居人氏。因为他手段高强，人呼他为铁臂膊。旁边立着一个嫡亲兄弟，叫做蔡庆，有诗为证：

押狱丛中称蔡庆，眉浓眼大性刚强。

茜红衫上描鹞鹞，茶褐衣中绣木香。

曲曲领沿深染皂，飘飘博带浅涂黄。

金环灿烂头巾小，一朵花枝插鬓旁。

这个小押狱蔡庆，生来爱带一枝花，河北人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那人拄着一条水火棍，立在哥哥侧边。蔡福道：“你且把这个

死囚带在那一间牢里，我家去走一遭便来。”蔡庆把卢俊义自带去了。

蔡福起身，出离牢门来，只见司前墙下转过一个人来，手里提个饭罐，面带忧容。蔡福认的是浪子燕青。蔡福问道：“燕小乙哥，你做甚么？”燕青跪在地下，擎着两行眼泪告道：“节级哥哥，可怜见小人的主人卢员外吃屈官司，又无送饭的钱财！小人城外叫化得这半罐子饭权与主人充饥。节级哥哥怎地做个方便。”说罢，泪如雨下，拜倒在地。蔡福道：“我知此事，你自去送饭把与他吃。”燕青拜谢了，自进牢里去送饭。

蔡福转过州桥来，只见一个茶博士叫住唱喏道：“节级，有个客人在小人茶房内楼上，专等节级说话。”蔡福来到楼上看时，却是主管李固。各施礼罢，蔡福道：“主管有何见教？”李固道：“奸不厮瞒，俏不厮欺，小人的事，都在节级肚里。今夜晚间，只要光前绝后。无甚孝顺，五十两蒜条金在此，送与节级。厅上官吏，小人自去打点。”蔡福笑道：“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你那瞒心昧己勾当，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谋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两金子与我结果了他性命。日后提刑官下马，我吃不的这等官司。”李固道：“只是节级嫌少，小人再添五十两。”蔡福道：“李固，你割猫儿尾，拌猫儿饭！北京有名恁地一个卢员外，只值得这一百两金子？你若要我倒地他，不是我诈你，只把五百两金子与我。”李固便道：“金子有在这里，便都送与节级，只要今夜晚些成事。”蔡福收了金子，藏在身边，起身道：“明日早来扛尸。”李固拜谢，欢喜去了。

蔡福回到家里，却才进门，只见一人揭起芦帘，随即入来，那人叫声：“蔡节级相见。”蔡福看时，但见那一个人人生得十分标致，且是打扮得整齐，身穿鸦翅青团领，腰系羊脂玉闹妆，头带骏奴冠，足趂珍珠履。那人进得门，看着蔡福便拜。蔡福慌忙答礼，便问道：“官人高姓？有何见教？”那人道：“可借里面说话。”蔡福便请人来一个商议阁里，分宾坐下。那人开话道：“节级休要吃惊。在下便是沧州横海郡人氏，姓柴，名进，大周皇帝嫡派子孙，绰号小旋风的便是。只因好义疏财，结识天下好汉，不幸犯罪，流落梁山泊。今奉宋公明哥哥将令差遣前来，打听卢员外消息。谁知被赃官污吏、淫妇奸夫通情陷害，监在死囚牢里，一命悬丝，尽在足下之手。不避生死，特来到宅告知，如是留得卢员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米儿差错，兵临城下，将至濠边，无贤无愚，无老无幼，打破城池，尽皆斩首！久闻足下是个仗义全忠的好汉，无物相送，今将一千两黄金薄礼在此。倘若要捉柴进，就此便请绳索，暂不皱眉。”蔡福听罢，吓得一身冷汗，半晌答应不的。柴进起身道：“好汉做事，休要踌躇，便请一决。”蔡福道：“且请壮士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进便拜道：“既蒙语诺，当报大恩。”出门唤

师，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卢员外，又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其押解之文，乃至于一字不替者，非耐庵有江郎才尽之日，盖特为此，以销一书之两头也。董超、薛霸押解之文，林、卢两传可谓一字不替；独至于写燕青之箭，则与昔日写鲁达之杖，遂无纤毫丝粟相似，而又一样争奇，各自入妙也。才子之为才子，信矣！

薛霸手起棍落之时，险绝矣，却得燕青一箭相救；乃相救不及一纸，而满村发喊，枪刀围匝，一二百人，又复擒卢员外而去。当是时，又将如之何？为小乙者，势不得不报梁山。乃无端行劫，反几至于不免。于一幅之中，而一险初平，骤起一险，一险未定，又加一险，真绝世之奇笔也。

必燕青至梁山，而后梁山之救至，不惟虑燕青之迟，亦殊怪梁山之疏也。燕青一路自上梁山，梁山一路自来打听，则行路之人又多多矣，梁山之人如之何而知此人之为燕青，燕青如之何而知此人之为梁山之人也？工良心苦而算至行劫，工良心苦而算至行劫之前倒插射鹄，才子之为才

子,信也!

六日之内而杀宋江,不已险乎?六日之内杀宋江,而终亦得劫法场者,全赖吴用之见之早也。乃今独于一日之内而杀卢俊义,此其势于宋江为急,而又初无一人预为之地也。呜呼!生平好奇,奇不望至此。生平好险,险不望至此,奇险至于如此之极,而终又得劫法场,才子之为才子,信也!(金圣叹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贯华堂刻本)

王望如曰:李固燕青,同一仆也,固则为负义之鸩鸩,无所不至,青则为报恩之犬马,无所不至。员外出门时,信青不如信固;员外归家时,疑青并不疑固。果主人素无知人之明乎?抑固之卖主蒸母,习以

个从人,取出黄金,递与蔡福,唱个喏便走。外面从人,乃是神行太保戴宗,又是一个不会走的!

蔡福得了这个消息,摆拨不下。思量半晌,回到牢中,把上项的事,却对兄弟说了一遍。蔡庆道:“哥哥生平最会断决,量这些小事,有何难哉?常言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既然有一千两金子在此,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梁中书、张孔目,都是好利之徒,接了贿赂,必然周全卢俊义性命。葫芦提配将出去,救得救不得,自有他梁山泊好汉,俺们干的事便了也。”蔡福道:“兄弟这一论,正合我意。你且把卢员外安顿好处,早晚把些好酒食将息他,传个消息与他。”蔡福、蔡庆两个商议定了,暗地里把金子买上告下,关节已定。

次日,李固不见动静,前来蔡福家催并。蔡庆回说:“我们正要下手结果他,中书相公不肯,已有人分付,要留他性命。你自去上面使用,嘱咐下来,我这里何难?”李固随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中间过钱人去嘱托,梁中书道:“为是押牢节级的勾当,难道教我下手?过一两日,教他自死。”两下里厮推,张孔目已得了金子,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

蔡福就里又打关节,教及早发落。张孔目将了文案来禀。梁中书道:“这事如何决断?”张孔目道:“小吏看来,卢俊义虽有原告,却无实迹。虽是梁山泊住了许多时,这个是扶同诬误,难问真犯。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不知相公意下如何?”梁中书道:“孔目见得极明,正与下官相合。”随唤蔡福牢中取出卢俊义来,就当厅除了长枷,读了招状文案,决了四十脊杖,换一具二十斤铁叶盘头枷,就厅前钉了;便差董超、薛霸管押前去,直配沙门岛。原来这董超、薛霸自从开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沧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来被高太尉寻事,刺配北京。梁中书因见他两个能干,就留在留守司勾当。今日又差他两个监押卢俊义。

当下董超、薛霸领了公文,带了卢员外,离了州衙;把卢俊义监在使臣房里,各自归家,收拾行李包裹,即便起程。诗曰:

不亲女色丈夫身,为甚离家忆内人?

谁料室中狮子吼,却能断送玉麒麟!

且说李固得知,只叫得苦。便叫人来请两个防送公人说话。董超、薛霸到得那里酒店内,李固接着,请至阁儿里坐下,一面铺排酒食管待。三杯酒罢,李固开言说道:“实不相瞒,卢员外是我仇家。如今配去沙门岛,路途遥远,他又没一文,教你两个空费了盘缠。急待回来,也得三四个月。我没甚的相送,两锭大银,权为压手。多只两程,少无数里,就僻静去处结果了他性命,揭取脸上金印回来表证,教我知道,每人再送五十两蒜条金与你。你们只动得一张文书,留守司房里,我自

理会。”董超、薛霸两两相觑，沉吟了半晌。见了两个大银，如何不起贪心。董超道：“只怕行不得。”薛霸便道：“哥哥，这李官人也是个好男子，我们也把这件事结识了他。若有急难之处，要他照管。”李固道：“我不是忘恩失义的人，慢慢地报答你两个。”

董超、薛霸收了银子，相别归家，收拾包裹，连夜起身。卢俊义道：“小人今日受刑，杖疮疼痛，容在明日上路。”薛霸道：“你便闭了鸟嘴！老爷自晦气，撞着你这穷神！沙门岛往回六千里有余，费多少盘缠！你又没一文，教我们如何布摆！”卢俊义诉道：“念小人负屈含冤，上下看觑则个。”董超骂道：“你这财主们闲常一毛不拔，今日天开眼，报应得快！你不要怨怅，我们相帮你走。”卢俊义忍气吞声，只得走动。行出东门，董超、薛霸把衣包雨伞都挂在卢员外枷头上。卢员外一生财主，今做了囚人，无计奈何。那堪又值晚秋天气，纷纷黄叶坠，对对塞鸿飞，忧闷之中，只听的横笛之声。正是：

谁家玉笛弄秋清，撩乱无端恼客情。

自是断肠听不得，非干吹出断肠声。

两个公人，一路上做好做恶，管押了行。看看天色傍晚，约行了十四五里，前面一个村镇，寻觅客店安歇。当时小二哥引到后面房里，安放了包裹，薛霸说道：“老爷们苦杀是个公人，那里倒来伏侍罪人。你若要饭吃，快去烧火！”卢俊义只得带着枷，来到厨下，向小二哥讨了个草柴，缚做一块，来灶前烧火。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饭，洗刷碗盏。卢俊义是财主出身，这般事却不会做。草柴火把又湿，又烧不着，一齐灭了，甬能尽力一吹，被灰眯了眼睛。董超又喃喃讷讷地骂。做得饭熟，两个都盛去了，卢俊义并不敢讨吃。两个自吃了一回，剩下些残汤冷饭，与卢俊义吃了。薛霸又不住声骂了一回。吃了晚饭，又叫卢俊义去烧脚汤。等得汤滚，卢俊义方敢去房里坐地。两个自洗了脚。掇一盆百煎滚汤，赚卢俊义洗脚。方才脱得草鞋，被薛霸扯两条腿，纳在滚汤里，大痛难禁。薛霸道：“老爷伏侍你，颠倒做嘴脸！”两个公人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条铁索，将卢员外锁在房门背后，声唤到四更，两个公人起来，叫小二哥做饭。自吃饱了，收拾包裹要行。卢俊义看脚时，都是燎浆泡，点地不得。

当日秋雨纷纷，路上又滑，卢俊义一步一。薛霸拿起水火棍，拦腰便打。董超假意去劝，一路上埋冤叫苦。离了村店，约行了十余里，到一座大林，卢俊义道：“小人其实捱不动了，可怜见权歇一歇！”两个公人带人林子来，正是东方渐明，未有人行。薛霸道：“我两个起得早了，好生困倦，欲要就林子里睡一睡，只怕你走了。”卢俊义道：“小人插翅也飞不去。”薛霸道：“莫要着你道儿，且等老爷缚一缚。”腰间解下麻索来，兜住卢俊义肚皮，去那松树上只一勒，反拽过脚来，绑在树上。

成风，而青之杀身报主，忠本性生者乎？

又曰：鲁达以杖救林冲，放董超薛霸而得生，燕青以箭救俊义，杀董超薛霸而几死。李铁牛救宋江合众力得生，石三郎救俊义恃孤身几死。俊义抱杀贼之心，而得通贼之报，天下卒无有一人白其冤也。（王仕云《评论出像水浒传》，醉耕堂刻本）

百里奚在虞不能救虞之亡，在秦秦困之而霸，非百里智于秦，而昧于虞，虞不能用其智也。燕青有过人之材，智足以辨奸料敌，勇足以冲锋陷阵，而卢俊义不能用，俳忧蓄之，童瞽目之，而终以浮荡疑之焉。良禽择木而栖，士为知己者死，青未免太不知所择所为矣。且当卢自梁山归家之日，青敝衣垂泣，迎于道左。其所得者非主人之怜与信，而乃靴底之一蹴，尤令人仇恨不平。而青始终安之，更能乞得一罐残羹冷炙，以送主人之牢饭。何许子之不惮烦也？吾知之矣，青岂非以卢曾衣食之于贫贱，恩不忘报，而不忍视其入于好人之手乎？“疾风知劲草，板荡知诚臣，”吾又知松林一剪，燕之幸，而其

心实未必欲如此也。

呜呼！才难，才而得用、能尽其长，尤难。良材屈于下驷，不逢伯乐，驱捶而终，古今岂浅鲜哉？吾于燕青，不颇感慨系之。（张恨水《水浒人物论赞》）

薛霸对董超道：“大哥，你去林子外立着，若有人来撞着，咳嗽为号。”董超道：“兄弟，放手快些个。”薛霸道：“你放心去看着外面。”说罢，拿起水火棍，看着卢员外道：“你休怪我两个，你家主管李固，教我们路上结果你。便到沙门岛，也是死。不如及早打发了你！阴司地府，不要怨我们。明年今日，是你周年。”卢俊义听了，泪如雨下，低头受死。薛霸两只手拿起水火棍，望着卢员外脑门上劈将下来。董超在外面，只听得一声扑地响，慌忙走入林子里来看时，卢员外依旧缚在树上，薛霸倒仰卧树下，水火棍撇在一边。董超道：“却又作怪！莫不是他使的力猛，倒吃一交？”仰着脸四下里看时，不见动静。薛霸口里出血，心窝里露出三四寸长一枝小小箭杆。却待要叫，只见东北角树上坐着一个人，听的叫声：“着！”撒手响处，董超脖项上早中了一箭，两脚蹬空，扑地也倒了。

那人托地从树上跳将下来，拔出解腕尖刀，割断绳索，劈碎盘头枷，就树边抱住卢员外，放声大哭。卢俊义开眼看时，认得是浪子燕青，叫道：“小乙，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见么？”燕青道：“小乙直从留守司前跟定这厮两个。见他把主人监在使臣房里，又见李固请去说话，小乙疑猜这厮们要害主人，连夜直跟出城来。主人在村店里时，小乙伏侍在外头，比及五更里起来，小乙先在这里等候。想这厮们必来这林子里下手。被我两弩箭结果了他两个，主人见么？”这浪子燕青那把弩弓，三枝快箭，端的是百发百中。怎见得弩箭好处：

弩桩劲裁乌木，山根对嵌红牙。拨手轻衬水晶，弦索半抽金线。背缠锦袋，弯弯如秋月未圆；稳放雕翎，急急似流星飞迸。

卢俊义道：“虽是你强救了我性命，却射死这两个公人，这罪越添得重了，待走那里去的是？”燕青道：“当初都是宋公明苦了主人，今日不上梁山泊时，别无去处。”卢俊义道：“只是我杖疮发作，脚皮破损，点地不得。”燕青道：“事不宜迟，我背着主人去。”便去公人身边，搜出银两，带着弩弓，插了腰刀，拿了水火棍，背着卢俊义，一直望东边行走。不到十数里，早歇不动，见一个小小村店，入到里面，寻房安下；买些酒肉，权且充饥。两个暂时安歇这里。

却说过往人看见林子里射死两个公人在彼，近处社长报与里正得知，却来大名府里首告。随即差官下来检验，却是留守司公人董超、薛霸。回复梁中书，着落大名府缉捕观察，限了日期，要捉凶身。做公的人都来看了：“论这弩箭，眼见得是浪子燕青的。”事不宜迟，一二百做公的分头去，一到处贴了告示，说那两个模样，晓谕远近村坊道店，市镇人家，挨捕捉拿。却说卢俊义正在村店房中将息杖疮，又走不动，只得在那里且住。店小二听得有杀人公事，村坊里排头说来，画两个模样。小二见了，连忙去报本处社长：“我店里有两个人，好生脚叉，不

知是也不是。”社长转报做公的去了。

却说燕青为无下饭，拿了弩子，去近边处寻几个虫蚁吃；却待回来，只听得满村里发喊。燕青躲在树林里张时，看见一二百做公的，枪刀围定，把卢俊义缚在车子上，推将过去。燕青要抢出去救时，又无军器，只叫得苦。寻思道：“若不去梁山泊报与宋公明得知，叫他来救，却不是我误了主人性命？”

当时取路，行了半夜，肚里又饥，身边又没一文。走到一个土冈子上，丛丛杂杂，有些树木，就林子里睡到天明。心中忧闷，只听得树枝上喜鹊咕咕噪噪，寻思道：“若是射得下来，村坊人家讨些水，煮瀑得熟，也得充饥。”走出林子外，抬头看时，那喜鹊朝着燕青噪。燕青轻轻取出弩弓，暗暗问天买卦，望空祈祷，说道：“燕青只有这一只箭了。若是救的主人性命，箭到处，灵雀坠空；若是主人命运合休，箭到，灵雀飞去。”搭上箭，叫声：“如意子，不要误我！”弩子响处，正中喜鹊后尾，带了那枝箭，直飞下冈子去。燕青大踏步赶下冈子去，不见了喜鹊。正寻之间，只见两个人从前面走来。怎生打扮？但见：前头的，带顶猪嘴头巾，脑后两个金裹银环，上穿香皂罗衫，腰系销金搭膊，穿半膝软袜麻鞋，提一条齐眉棍棒。后面的，白范阳遮尘笠子，茶褐攒线袖衫。腰系绯红缠袋，脚穿踢土皮鞋，背了衣包，提条短棒，跨口腰刀。

这两个来的人，正和燕青打个肩厮拍。燕青转回身，看了这两个，寻思道：“我正没盘缠，何不两拳打倒两个；夺了包裹，却好上梁山泊。”揣了弩弓，抽身回来。这两个低着头只顾走。燕青赶上，把后面带毡笠儿的后心一拳，扑地打倒；却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反被那汉子手起棒落，正中燕青左腿，打翻在地。后面那汉子爬将起来，踏住燕青，掣出腰刀，劈面门便剁。燕青大叫道：“好汉，我死不妨，却谁为主人报信！”那汉便不下刀，收住了手，提起燕青问道：“你这厮报甚么音信？”燕青道：“你问我待怎地？”那前面的好汉把燕青手一拖，却露出手腕上花绣，慌忙问道：“你不是卢员外家甚么浪子燕青？”燕青想道：“左右是死，索性说了，教他捉去，和主人阴魂做一处！”便道：“我正是卢员外家浪子燕青。今要上梁山泊报信，教宋公明救我主人则个。”二人见说，呵呵大笑，说道：“早是不杀了你，原来正是燕小乙哥！你认得我两个么？”穿皂的不是别人，梁山泊头领病关索杨雄，后面的便是拚命三郎石秀。杨雄道：“我两个今奉哥哥将令，差往北京，打听卢员外消息。军师与戴宗院长亦随后下山，专候通报。”燕青听得是杨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对两个说了。杨雄道：“既是如此说时，我和燕青上山寨，报知哥哥，别做个道理。你可自去北京，打听消息，便来回报。”石秀道：“最好。”便把包裹与燕青背了，跟着杨雄，连夜上梁山泊来。见了宋江，燕青把上项事备细说了一遍。宋江大惊，便会众头领商议

有鸾胶续弦法。
如燕青往梁山泊报信，路遇杨雄、石秀，彼此须互不相识。且由梁山泊到大名府，彼此既同取小径，又岂有止一小径之理？看他将顺手借如意子打鹤求卦，先斗出巧来，然后用一拳打倒石秀，逼出姓名来等是也。都是刻苦算得出来。（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良策。

且说石秀只带自己随身衣服，来到北京城外，天色已晚，入不得城，就城外歇了一宿。次日早饭罢，入得城来，但见人人嗟叹，个个伤情。石秀心疑。来到市心里，只见人家闭户关门。石秀问市户人家时，只见一个老头回言道：“客人，你不知我这北京有个卢员外，等地财主。因被梁山泊贼人掳掠前去，逃得回来，倒吃了一场屈官司，迭配去沙门岛，又不知怎地路上坏了两个公人。昨夜拿来，今日午时三刻，解来这里市曹上斩他，客人可看一看。”

石秀听罢，走来市曹上看时，十字路口，是个酒楼，石秀便来酒楼上，临街占个阁儿坐了。酒保前来问道：“客官，还是请人，只是独自酌杯？”石秀睁着怪眼说道：“大碗酒，大块肉，只顾卖来，问甚么鸟！”酒保倒吃了一惊。打两角酒，切一大盘牛肉将来。石秀大碗大块，吃了一回。坐不多时，只听得楼下街上热闹，石秀便去楼窗外看时，只见家家闭户，铺铺关门。酒保上楼来道：“客官醉也？楼下出公事，快算了酒钱，别处去回避！”石秀道：“我怕甚么鸟！你快走下去，莫要讨老爷打！”酒保不敢做声，下楼去了。不多时，只见街上锣鼓喧天价来。但见：

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皂纛旗招展如云，柳叶枪交加似雪。犯由牌前引，白混棍后随。押牢节级狰狞，仗刃公人猛勇。高头马上，监斩官胜似活阎罗；刀剑林中，掌法吏犹如追命鬼。可怜十字街心里，要杀含冤负屈人！

石秀在楼窗外看时，十字路口，周回围住法场，十数对刀棒刽子，前排后拥，把卢俊义绑押到楼前跪下。铁臂膊蔡福拿着法刀；一枝花蔡庆扶着枷梢，说道：“卢员外，你自精细看，不是我弟兄两个救你不的，事做拙了。前面五圣堂里，我已安排下你的坐位了，你可一魂去那里领受。”说罢，人丛里一声叫道：“午时三刻到了！”一边开枷，蔡庆早拿住了头，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当案孔目高声读罢犯由牌，众人齐和一声。楼上石秀，只就那一声和里，掣着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蔡福、蔡庆撇了卢员外，扯了绳索先走。石秀从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

原来这石秀不认得北京的路，更兼卢员外惊得呆了，越走不动。梁中书听得报来大惊，便点帐前头目，引了人马，分头去把城四门关上；差前后做公的，合将拢来。随你好汉英雄，怎出高城峻垒？正是分开陆地无牙爪，飞上青天欠羽毛。毕竟卢员外同石秀当下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